

# 13 四十三團

宋哲元升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長後，所遺之第四十三團團長由韓復榘接任。韓由騎兵團長調任步兵團長，雖然是平調，但是四十三團團長對他來說，卻是其軍旅生涯的關鍵一步。韓嗣後升任旅長、師長、軍長乃至總指揮，其軍中主要帶兵官多是當年四十三團的連、排長，甚至目兵，無怪乎西北軍人都說：韓復榘是四十三團起家的。

四十三團下轄三個營，前期營長分別是馮治安、張汝奎和吉鴻昌。韓復榘在第十六混成旅第一期模範連任排長時，馮治安和吉鴻昌都是該排的正兵，本是多年的老弟兄，但嗣後馮、吉與韓發生齟齬，兩人皆被馮玉祥撤職，離開四十三團。至於當年在他們袍澤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有限的文字記載也語焉不詳，只說是馮、吉兩位營長反對韓「獨斷專行」，不服其領導，結果被

馮玉祥撤職，送「差遣處」待命。

縱觀韓復榘一貫作風，「獨斷專行」的事肯定會有，馮玉祥不能不知道；吉雖脾氣倔強，馮治安為人卻十分隨和，自稱「在軍中從來沒有過仇人」，馮玉祥也不會不知道，那麼馮玉祥緣何要將馮、吉撤職？蓋馮玉祥處理軍中上下級關係有他的原則：「連、排長有階級之關係，排長對連長有服從之義務。排長與連長不和，不問連長若何，先問排長不服從之罪。」（註一）

馮治安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離開四十三團，次年一月十四日，被委以檢閱使署手槍營長，其間待職不到一月。吉鴻昌一九二四年五月離開四十三團，一九二五年給綏遠督統李鳴鐘當副官長，旋任督署警務處長。吉與李係河南老鄉，私交甚密。

吉鴻昌（一八九五—一九三三），字世五，河南省扶溝縣人，是一九一三年馮玉祥升任團長時，派李鳴鐘赴河南招的兵。吉在第十六混成旅第一期模範連當學兵，其排長就是韓復榘。一九一五年，第十六混成旅奉調入川，仲夏，馮玉祥率一混成營（營長李鳴鐘）及模範連駐順慶（今南充）剿匪，一日天氣炎熱，馮帶模範連去嘉陵江邊洗澡，有幾位不識水性的弟兄誤入深水中，十分危險。馮大呼：「誰會水？快下去救人！」吉應聲道：「我會！」當即躍入深水中救人，不料他並不會水，救人不成，自己也瀕臨滅頂之災。韓復榘與幾位會泅水的弟兄奮力游過去，將吉與幾位落水者一併救上岸來。馮誇獎吉說：你真是個吉大膽！自是，「吉大膽」的綽號就在軍

（註一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。

中叫響。<sup>(註二)</sup>一九一九年，在湖南常德升任炮兵團(團長鹿鍾麟、團副韓復榘)第二營(營長劉恩澤)第七連連長，又與韓共事一段時間。

韓復榘與馮治安、吉鴻昌分手後，袍澤之誼猶在。南口大戰後，西北軍兵敗西撤，韓部被晉閩收編，駐軍綏遠。時任衛隊旅旅長的馮治安率殘部西撤，人困馬乏，糧糈、彈藥匱乏到極點，途經韓軍駐地，韓極盡地主之誼，慷慨為馮部輜重做充分補充。北伐期間，馮在韓指揮下，通力配合，血戰彰德，一直打到北京。「討靳(雲鵬)之役」，韓攻打禹縣，吉助其一臂之力。在隨後的「討石(友三)之役」中，韓、吉亦有默契。

馮治安、吉鴻昌撤職後所遺營長職務，由教導團調來兩位營長丁漢民和曹福林接任。

丁漢民(一八九三—?)，字西林，安徽渦陽人，一九一三年入伍，在軍中屬於「老二團」一撥人，一九一九年駐軍湖南時，在炮兵團(團長鹿鍾麟)第一營(營長孫連仲)任第五連連長。一九二一年入陝後調軍官教導團培訓，一九二二年五月，在河南升任營長，仍留在教導團任隊長。一九二四年一月，接替馮治安調入四十三團任營長，嗣後追隨韓復榘，歷任團長、旅長、師長，是韓軍早期主力戰將之一。「五原誓師」後，馮玉祥為防韓做大，丁被調離韓軍，一度隨鹿鍾麟赴蘇聯考察(回國後還寫了一本書《新俄羅斯考察記》)，回國後調石友三軍任第六師師長。

曹福林(一八九一—一九六四)，字樂山，直隸景縣人，一九二二年與孫良誠、石友三、劉

(註二) 郭健等：《管東部下》，《一代梟雄韓復榘》，第一百七十一頁。

汝明、佟麟閣、馮治安等同期入伍，在馮玉祥營當兵，應該說是馮軍中「老二營」的袍澤。時任檢閱使署參謀處中校參謀官。一九二四年五月，調入韓團任營長。曹日後長期追隨韓復榘，在韓麾下歷任團長、旅長、師長，乃至軍長。

張汝奎，山東人，一九二二年在馮玉祥團入伍，與吉鴻昌資歷相當。一九一九年駐軍湖南時，在第二團（團長張之江）第一營（營長宋哲元）任第三連連長。一九二二年升任十一師第二十二旅第四十三團營長。從此長期追隨韓復榘，歷任團長、旅長、師長，久經陣戰，是韓軍早期的主力戰將之一。「五原誓師」後，馮基於同樣理由，將張調離韓軍，在新建立的劉驥第三十軍任第六十師師長。「中原大戰」時期，張任馮軍第十一師師長。西北軍解體後，張去山東投奔老長官韓復榘，被委以山東省政府參議。

四十三團連長有：孫桐萱、韓文秀、喬立志、趙仁泉、徐桂林、李漢章、雷太平、王毓章、萬國楨、榮光興、陳德馨、孫學發、時同然和賀耀榮。

四十三團排長有：史慶棠、李軒德、陳友賢、趙心德、汪明元、馬進功、甯純孝、唐堯遜、傅國曾、劉茂德、李桐溪、張樹林等。至於李九思、李占標、張清秀、趙廣興、薛明亮等只是班長或士兵。

以上四十三團的連、排長及目兵嗣後在韓復榘的第三路軍，大多都擔任過旅長、師長，以至軍長。

四十三團隸屬第二十二旅，旅長鹿鍾麟是韓復榘的頂頭上司，這種關係一直維持到南口大戰，韓任第八軍（後改第六軍）司令官為止。

同隸第二十二旅之四十四團團長過之剛是韓的老友。過團初駐南苑，後移駐旃檀寺，與學兵團和手槍營在一起，相當於馮玉祥的衛隊團，深受馮的青睞。

李興中任第二十二旅參謀長，兼炮一營營長。李興中自保定軍校炮科一期畢業後，一度留校任戰術教官，後調北京陸軍混成模範團任炮兵下級軍官，直至在曲同豐師任炮兵營長。直皖戰後，李經人介紹到信陽，參加第十六混成旅，任旅部參謀官，擴建為第十一師後，任炮兵團團副。一九二六年隨馮赴蘇聯考察。一九二九年，李一度擔任韓的嫡系部隊第二十師師長。不久，韓發動「甘棠東進」，把二十師又拉走了。

在馮玉祥南苑練兵的同時，韓復榘的練兵也開始了。

韓復榘很自負，他一般不崇拜任何人，包括馮玉祥在內——他對馮只有尊重。但是在練兵上，他對馮佩服得五體投地。韓練兵完全照搬馮的一套，原汁原味，一直延續到抗戰軍興。

韓復榘作戰以「快」取勝。韓軍運動速度極快，緊急出擊時，日行軍一百五十里司空見慣，使敵猝不及防。若敵軍敗退，韓軍便死死咬住敵軍，不分晝夜，窮追不捨，不予敵軍以片刻喘息機會，直至全殲而後快。因此，韓練兵尤其注重部隊行軍耐力的訓練。當時南苑軍營大操場周圍有用土和碎磚石堆成的假山，每天早晚，韓親自帶領官兵在假山上「跑起伏」。韓經常帶隊進行

長途負重行軍，動輒日行百里。

韓復榘善夜戰，這與他平時重視部隊夜間軍事訓練有很大關係。夜間軍事訓練有：夜間緊急集合、夜間旅次行軍、夜間戰鬥行軍、夜間築壘、夜間戰鬥、夜間宿營、夜間駐軍警戒等等，要求不見火光、不聞聲響、動作迅速、隊伍整齊、方位準確、武器齊備。韓嚴令部隊反覆練習，不厭其煩。

韓復榘於佇列訓練要求最嚴，一切動作必須符合「制式」規定。列隊行進要整齊劃一，動作要準確有力，不允許有絲毫誤差。如正步走，要求步距七十五公分，以此為標準，在地上劃出一道道等距離直線，反覆練習。列隊行進時，韓親自在一邊卡錶，規定每分鐘走一百一十四步，多一步重走，少一步也要重走。士兵持槍，要求「舉槍」、「托槍」、「背槍」、「槍放下」等動作，必須乾淨利索、鏗鏘作響。在馮玉祥每週一次的閱兵式中，四十三團的分列式總是格外引人注目。

韓復榘治軍之嚴厲在全軍中是有名的。對於違犯軍紀、疏於訓練的官兵，韓一律嚴懲不貸，體罰的事司空見慣。馮軍士兵給軍中幾位治軍最嚴厲的軍官編了個「順口溜」，叫：「石友三的鞭子，韓復榘的繩，梁冠英的扁擔賽如龍，張自忠剝皮真無情。」

其實體罰在馮軍中是極為盛行的，諸如罰跪，罰立正，罰「兩腿半分彎」，罰跑步若干圈，直至「棍責」（打軍棍）。

韓復榘第四十三團吉鴻昌營潛逃一員，遲報一天。馮玉祥召集營長訓話，嚴斥之下，以拳猛擊吉鴻昌。吉倒地，竟將馮住室玻璃撞碎。(註三)

從馮玉祥起就認為打軍棍是整肅軍隊最有效的手段之一，甚至認為打軍棍是愛護部下的表現。權勢極大的石敬亭在馮軍的主要工作就是整肅軍紀，打軍棍最狠的就是他。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，駐南苑的軍士教導隊有三名隊員違犯軍紀，馮決定處以「棍責」，特別指定由石敬亭執行。石當時在綏遠當旅長，專程來到北京，將三名違犯隊員每人打四百軍棍，「直打得死去活來，疼得往花池子邊滾，把砌的磚也撞倒了。」完事後，石又搭上車回綏遠了。(註四)

後來馮也發覺如此上行下效打下去，弊端太多，於是又制定了所謂「八不打」以糾正之。恩威並施，寬猛相濟，從來都是名將的帶兵之道。

行伍出身的韓復榘很能體諒士兵的疾苦。對那些遠離父母，吃糧當兵的年輕人，韓視之如同子弟，愛護備至。韓經常告誡屬下帶兵官，一定要像父兄一樣善待士兵。

韓復榘凡事率先躬行，講求身教。馮軍以窮著稱，但韓總是千方百計讓士兵吃飽穿暖。他經常在部隊開飯時，突然來到某一班，和士兵蹲在一起吃大鍋飯，看飯菜做得如何，問士兵能否吃飽。他經常去營房檢查士兵的衣被，看是否清潔、暖和，甚至半夜悄悄擠到能睡十人的大炕上，

(註三) 許長林：〈馮玉祥部隊的沿革情況〉，《西北軍集團軍政密檔》，第三十七頁

(註四) 常輯五：〈立志從嚴治軍〉，《我所知道的馮玉祥》，第六十八頁。

和士兵睡一起，試試冷不冷。無論下屬官佐還是目兵，只要家裡有困難或手頭短缺，韓都慷慨相助；士兵生病，韓必督促醫治，甚至親奉湯藥；行軍時，韓常將自己的坐騎讓給傷病員，自己加入佇列裡，和士兵一起行進。因此，下屬官佐和士兵都對韓畏威而懷德，追隨始終。

韓復榘的「護犢子」在馮軍是有名的，只要是四十三團的人在外邊受了委屈，他絕不會坐視不管，他的兵誰也不能欺負！有時甚至到不講理的程度。

某日，四十三團的馬夫與炮兵團的馬夫在營外遛馬發生衝突，四十三團馬夫人單勢薄，吃了虧，跑回營內向韓復榘哭訴。韓大怒，罵馬夫是「草包軟雞蛋」，旋即提著馬鞭，衝出營門。炮兵團馬夫見韓團長親自打來，紛紛跑回兵營；韓竟闖進營區。炮兵團馬夫無路可走，便躲進炮兵團團部；韓亦追蹤而至。炮團團長孫連仲先是一愣，隨即了然，笑呵呵迎上前去，不緊不慢地說：「哦，原來是向方啊，風風火火的，有什麼急事嗎？」韓一時語塞，方覺失態，不禁啞然失笑，連聲說：「沒事，沒事……」馬夫們也都笑起來，忙不迭向韓敬禮，賠不是。一場鬥毆變成了一場玩笑。

韓復榘與孫連仲二人性格迥異，卻是最好的朋友。

韓復榘豪氣干雲，膽大包天，在軍中一向是言人之不敢言，為人之不敢為。馮玉祥在軍中令出如山，一言九鼎，即使有說錯話，做錯事的時候，部屬也是噤若寒蟬，敢怨而不敢言。每逢此刻，他們往往去向韓訴說委屈和不平。韓必挺身而出，曰：「不平則鳴，我陪你們見檢閱使去！」

天子聖旨，御使也有上陳之權呀。」（註五）

一次，馮玉祥頒布命令，擢升某人為營長，此人父兄藉此在外招搖，甚至在火車上販賣菸土，毆打旅客，官兵嘖有煩言，馮卻全不知曉。韓復榘知悉內情後，立即謁馮，直言無忌，終使馮收回成命。（註六）

馮軍中流傳一句「順口溜」，說的是：「大大咧咧的韓向方，又狠又毒的石漢章。」所謂「大大咧咧」，指的是粗放大略、不拘小節，以此四字概括韓復榘的秉性，可謂言簡意賅。若論石友三僅是「又狠又毒」，未免偏頗，否則，很難解釋他何以成為馮玉祥的愛將。

韓復榘本是胸無城府、我行我素的性情中人，待人接物，全憑情之所衷，性之所至，全然不計利害得失。對朋友坦誠以待，城府洞開，而對其所不齒者，無論彼輩有多大的權勢，多硬的背景，他連眼珠都不肯轉過去，直可謂「目無餘子」！為此，他在軍中交友甚多，也樹敵不少。

但凡人皆具雙重性，韓復榘性格的另一面則是恃才傲物、剛愎自用、鋒芒畢露、霸氣十足。韓被蔣介石誘殺後，何思源曾私下問「韓案」的審判長何應欽，韓的真正死因是什麼。何謂，除「不聽命令，擅自撤退」外，韓「剛愎自用」，兩通電報，措詞生猛，得罪了李宗仁。

韓復榘在北京任團長期間結識了一位名叫張紹堂的小學教員。

（註五） 傅瑞瑗：《家國鴻影》，第二百五十六頁。

（註六） 傅瑞瑗：《家國鴻影》，第二百五十六頁。

張紹堂（一八八九—一九四〇），字子仁，直隸三河縣人，出身書香世家，自幼家道中落，在本村讀私塾。張天資聰慧，好學不倦，深受塾師楊七先生的寵愛，年稍長，轉三河縣高等小學就讀，繼而考入寶薊中學，畢業後在通縣南門外王恕園小學任教。張善交際，與駐紮在通縣的馮軍中下級軍官多有往來，通過朋友介紹，又結識駐在南苑的韓復榘，二人一見如故，義結蘭譜。蓋張博覽群書，文采飛揚，琴棋書畫，無一不精，有「才子」風，頗為韓所賞識。（註七）

「北京政變」後，韓復榘升任國民軍第一旅旅長，誠邀張紹堂從軍，聘為旅部副官。一九二六年，國民軍撤離北京，張隨韓師西赴綏遠，任師部參謀官，此後長期追隨韓，直至韓主魯，張出任山東省政府秘書長兼第三路軍總司令部秘書長。

馮玉祥南苑練兵期間（北京政變前），又有新人加入馮軍，如：熊斌、徐惟烈、徐廷瑗、季振同、吉星文、王錫町、王廣建、王伯驥等。

熊斌（一八九四—一九六四），字哲明，湖北省禮山縣人，陸軍大學第四期畢業，經劉驥介紹加入馮軍，先後擔任教導團教育長、第十一師參謀長；「北京政變」後歷任國民一軍參謀長、西北邊防督辦公署總參議、國民聯軍總司令部總參議；北伐期間，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總參議；北伐結束後赴南京，任軍政部航空署署長；「中原大戰」時，任討蔣聯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；中原大戰結束後投蔣，歷任參謀本部總務廳廳長、參謀本部次長、陝西省省長、北平市長；

（註七） 蘭福清等：《張紹堂及其家事》，《三河文史資料選輯》，第一頁。

一九四九年赴臺。熊擅長公務，持重幹練，處事接物豁達有度。對下屬溫文平易，很少疾言厲色，受到馮部將領的尊重。

徐惟烈是國民黨要員徐謙的侄子，素以「新派」自命，入馮幕後，仕途得意，很快當上軍法處長，頤指氣使，不可一世，卻為韓復榘所輕，深恨之，屢屢在馮玉祥面前參言。嗣後馮、韓分道揚鑣，徐在其中起了不小作用。

徐謙，字季龍，南苑練兵時期，與馮玉祥過從甚密，但馮軍將領以其為政客，多不喜之。待北伐軍興，徐在武漢國民政府任中央聯席會議主席，煊赫一時。是時，李鳴鐘已不在國民聯軍擔任軍職，僅以馮玉祥特派代表身分與武漢國民政府聯絡，往謁徐，傳達候見，相當麻煩。李感慨人世無常，喟然歎曰：「從前徐季龍去看我們，有點費事；現在我們來看他，也有點費事。」（註八）

王瑚（一八六四—一九三三），別號鐵珊，直隸定縣人，進士出身，欽點翰林庶起士，曾任知縣累升江蘇省長，以廉潔正直名，國學造詣頗深。南苑練兵時，馮玉祥欲聘之入幕，待以師禮。王以三事為約：一，不信基督教；二，不戒紙菸；三，不穿短服。馮皆允焉。王入幕為賓，實為客卿，每日為馮講《易經》、《左傳》及《說文》，從不過問軍政。吳錫祺說過：「對馮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有兩位，一位是王瑚，一位是李烈鈞。」韓復榘對王亦十分敬重，尊稱之為「鐵老」。

（註八） 簡又文：《西北東南風》，第二十二頁。

據說，韓字「向方」，就是王起的。韓主魯後仍與王時有往來。

一九二三年秋，一批保定軍校第九期畢業生被分配到陸軍檢閱使署，正值南苑練兵初期，這些人先被派到部隊見習，半年後在學兵團任上尉教官，或到基層連隊當排長，「北京政變」後，再分配到國民一軍各部任參謀或帶兵官。

這批保定軍校第九期畢業生有：董升堂、董振堂、何章海、邊章五、徐廷璣、何基灃、張克俠、張壽齡、李兆瑛、傅二虞、李炳璿、朱朋軒、崔維乾、李永昭、王治、王晉等。

這批保定軍校第九期畢業生中，還有部分同學以後在韓復榘第三路軍擔任各級軍職，他們是：李宗弼、張國選、宋邦榮、賀粹之、田文忠、唐邦植、王士琦、白耀先、趙丹坡、殷祖雄、單裕豐、邵攀桂、賈良田、王宇澄、宋憲章等。

馮軍如同任何一個大團體一樣，也有派系。馮軍的派系是按出身（與「階級出身」無關）劃定的。軍校出身的軍人在「兵權」問題上，曾與行伍出身的軍人鬥過幾個回合，最後還是行伍軍人占了上風。在西北軍解體前進行的最後一場「中原大戰」中，其主要帶兵官全是「清一色」的行伍軍人。

按劉汝明的說法，馮軍有「二十鎮」派（石敬亭謂之「娘家派」）與「老二營」派（石謂之「三家店派」或「班匠派」）。

「二十鎮」派，指的是馮玉祥在清新軍第二十鎮效力時的眾袍澤，如：鄭金聲、李鳴鐘、張

之江、張樹聲、張振揚、鹿鍾麟、趙席聘、谷良友、石敬亭、劉驥、張維璽、韓復榘、陳毓耀、李忻、許驥雲、馮安邦、乜玉嶺、高震龍等。

「老二營」派，不僅是馮玉祥任備補軍第二營營長時在景縣招募的新兵，如：如孫良誠、劉汝明、佟麟閣、程希賢、韓占元、劉玉山、李長清、曹福林、安樹德、張奎文、張俊聲、陳新起等；另，過之剛、石友三、馮治安、葛金章、谷良民等在馮任二營營長期間入伍的新兵也應算在其內。

馮玉祥對軍內這種派系的存在並不思議，有時還親自組織各派系成員聚會，以增進友誼。每逢陰曆除夕，馮必召集「二十鎮」的袍澤吃餃子。馮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記載：「集合老二營人員，有當旅長者，有當團長、營長、連長者，有當軍需排長或上尉副官者，共計五十二人。吃點心，做鋤豆競走遊戲。」馮寫這篇日記，時在南苑練兵初期，所記「有當旅長者」，只能是李鳴鐘與宋哲元。足見馮所謂「老二營」者，應指其在任二營營長時所有的袍澤，包括部分「二十鎮」人員，李鳴鐘、韓復榘等當然亦在其中。宋哲元不是在二營入伍的新兵，也不屬「二十鎮」，但他是在馮玉祥任二營營長時調入該營的，因此也算是「老二營」。所以劉汝明說：「這種界限並不太大」。

有人以為，除上述兩派外，還有一很重要的派系，那就是一九一三年九月，馮玉祥第二營擴編為第二團，馮率李鳴鐘等赴河南鄆城一帶招募的古鴻昌、梁冠英、張凌雲、田金凱、程心明、魏鳳樓、趙廷選、雷太平等一千六百名新兵，權且稱之「老二團」派。此派成員幾乎全部為豫籍，

其中出類拔萃者日後成為馮軍第三代將領的主體。（按資歷及年齡，西北軍將領大致可劃分為三代：以張之江、李鳴鐘等為代表的第一代將領；以孫良城、韓復榘等為代表的第二代將領；以吉鴻昌、梁冠英等為代表的第三代將領。）

還有人認為，其實西北軍只有一派：即「十六混成旅」派。著名民國軍事史學者姜克夫評價馮玉祥的用人標準是：「以自己為中心，以十六混成旅為半徑」；外人投靠，只能當參謀、做幕僚。

謂只有一派也好，存在三派也好，均持之有據，各自成理。



第十一師二十二旅四十三團營長馮治安



第十一師二十二旅四十三團營長吉鴻昌



第十一師騎兵團團長孫連仲